大易集義粹言

三之四

漢書門
類 二〇六三 號
函 一三九 架
冊 五八五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〇六三 號
函 一三九 架
冊 五八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illegible]
冊數 585 (136)
函號 369 108

共三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

後學成德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劉絢過汝所録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潛龍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

名不求聞也養實而○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爲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不暇及人者也並易說○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爲好學也已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孔子之門唯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並語解

藍田呂氏曰不易乎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之易同孟子云夷子思以易天下亦然不成乎名與博學而无所成名同

漢上朱氏曰乾之變化龍德也初九變坤謂之潛龍龍德而隱者也初之四變九爲六易世也初九隱伏不易乎世也易如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之易歷有元會運世世者辰也初九子之四易午故曰易世震爲聲巽見

震伏不成乎名也一爲中二動爲庸初九依乎中庸初之四成兌說遯世而无悶也初九變不正不見是而无悶者舉世非之而不加損也之四行也兌說樂也樂則行之也退而失位爲憂憂則退違之也巽爲木在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初九一爻之四或曰遯或曰行何也曰自依乎中庸言之二陰遯也自初九之四言之行也此所謂曲而中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无道至死不變又曰邦无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顏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易說

○且聖人依乎中庸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龍德之隱者乎非吾夫子疇克之哉顏淵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改其樂而无祇悔其殆庶幾乎中庸明聖人潛龍之義故先舉素隱終言遯世雖潛之中所不可廢當遵而行之者中庸之道也中庸解

新安朱氏曰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本義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而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又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易如一

个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个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所不包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遯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爲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爲无滯礙處易說○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紀聞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濂溪先生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无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无事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易傳○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

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劉元承手編○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暢潛道錄○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主一者无他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久則天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藩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藩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並入關語錄○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叔與錄

橫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博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說易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

存其誠而已語解

藍田呂氏曰皆乾也九二之中君德也九五之中天德也君德使民有所視傚故曰見天德卓越積盛而至不可階而升故曰飛人倫者天下之常道百世所不易大君所先治也九二人道之極而位正中惟人倫之爲務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二成德所以常久而不敝在乎閑邪不伐而已初潛學也二見用也三乾乾四或躍離乎人而未至於天也五絶羣離類位乎天也上過則亢大成若缺則不至乎亢以有悔也

漢上朱氏曰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二之五兌爲口爲言上行爲行言行也言中庸而應庸言之信也行中庸而正庸行之謹也言行變化不失其中故謂之庸初九九三上下正閑邪也九二動正中存誠也誠自成也非外鑠也閑邪則誠自存猶之煙盡火明波澄水靜閑之者誰與莫非誠也言信行謹閑邪存誠其德正中自二之五善涉乎世矣然且不自伐以正中而遊人間者也兌隱矣二不行矣不聞其言不見其行不伐也德施而光普博也文明而巽化也唯至誠爲能化其德如是宜之五爲君也是以利見九五之大人故曰君德五君位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弗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君德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

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非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龍德正中之事中庸之聖人也中庸解

新安朱氏曰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本義○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射亦保雖无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著氣力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个君德卻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个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著豈不快活人只是中間多有湊不著底不可曉○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个大人所以去這裏說个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卻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卻說得這个大人做兩樣○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並語錄○通書誠

下釋義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方靜而陰誠固未嘗无也以其未形而謂之无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无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非誠則五常百行皆无其實所謂不誠无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誠則衆理自然无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並周子全書

東萊呂氏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又曰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曰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已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已敵如此自然不伐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易說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作性故說神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才(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夫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並李籲錄)○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劉絢師訓)○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掞編)○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

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惟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一无後字)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易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道錄)○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

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並呂與叔所錄）○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无遂字）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入關語錄）○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唐棣所錄）○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張繹所錄）○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它行事无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劉元承手編）○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徙義

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並說易）○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唯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无如改過之不吝（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无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没世不能立矣○人而无信以輗軏爲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无信則中无所主矣以之爲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爲義則踶跂而已爲智則誣爲禮則僞无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无輗軏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並解語）

龜山楊氏曰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語錄）○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顏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並語解）

藍田呂氏曰忠信進德如有諸己又知所以充實之也修辭立其誠正名是事行其實以稱之也所立卓爾而欲從之知至至之也於德有先見之明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知終終之也於分有當安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乾剛之德自初至三進德也九三動成巽巽爲事業者事之成動而巽修業也兌爲口正以動忠信也忠信所以進德也巽言不離於忠信修辭也二正誠也巽爲股立也修辭以立誠誠立而其業定修辭所以居業也初九知中之可至則行而至之初可與乎幾也九三知中之不可過則動而終之三可與存乎義也義者時措之宜也玄曰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其得中乎是故九三動而弗處居上位而不驕也初九遯而无悶在下位而不憂也是時乾乾者進德修業立誠以居之而已非安夫上位而不去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巽爲多白眼惕也九三之動危厲也離日在上爲朝在五爲晝在三四爲日昊爲夕爲終日在三爲暮夜爲明入地中日在三故曰夕惕易傳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爲於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內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已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卦至於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內以忠

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乾乾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皐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爲主易說

新安朱氏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本義○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个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眞實如此進德修業這四个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眞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无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修辭立誠又是進德事○或問修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卻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忠信所以進德只是著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个業今日修辭立其誠明日又修辭立其誠○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眞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徹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曰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爲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饑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是而不已居業則只自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先生曰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眞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擲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修辭立誠則是眞箇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眞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到那眞實極至處若不是眞實知得進个甚麼前頭黑淬淬地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眞實去做那个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无个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有先生說孟子有諸己之謂信亦是易中所謂忠信非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

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只是工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无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又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既无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无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爲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无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无一毫之僞德方日新矣又問修辭无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无頃刻不相似某本義說見於事者是也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个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只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卻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

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更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个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个義只是這个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好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強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問修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時是修常常爲此是守○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卻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

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些个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意如何立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做兩事說得來寬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這般底說得條直○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无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是爲居業明道與言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

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進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它修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卻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无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習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爲无益此更是一个大病痛○明道先生論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來如此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力守之○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好見德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心不在時如何修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无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卻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个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

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修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麁○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眞个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眞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

者不似今人草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眞个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做便是進德處也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點檢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爲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爲無斁亦保是此意否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

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
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又
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
否曰某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說他是聖人事
他這裏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
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
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
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
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
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又

曰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
得是修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
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眞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
之便是眞个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
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便是終之如
修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
得个事機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个物
事在一个是進一个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
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月恁地做○又曰明道
所云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个
只是解一个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無間斷
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个天○

賀孫問夜來聞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个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无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天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問忠信所以進德修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便立脚做去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飛卿舉聖賢所言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只是一个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无妄耳先生復問道夫昨所謂如何曰先生昨所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己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个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思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

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无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爲不善又有醜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大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个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殼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卻只是一个理也○晏亞夫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修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无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卻是從

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卻做去大要著手脚仲弓卻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蘆都不問著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賢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如仲弓而今看著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无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又問仲弓寬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將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在依本分做將去○或問修辭立其誠修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徒修飾爲也若修飾則秖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蓋當危疑之地人情之變辭危則易亢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矣

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修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也答俞秀才

東萊呂氏曰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爲學者若自以爲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无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修於内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内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无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矣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常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並易說）○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紀聞）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爲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爲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爲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妄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他誕先登于岸（並易說）○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

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歟正蒙

藍田呂氏曰淵者水回旋者也水之回旋其下必深故淵亦爲深物之隨流者至於波瀾回旋則非強有力者莫之能出矣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進而不已自於危疑之地或躍在淵者也

漢上朱氏曰九四動之五進而上也復之四退而下也故曰或躍或疑辭也謂非必也九四動正也之五不正疑爲邪四臣位五君位出乎臣之類離羣也三陽爲羣然上下進退无常者乃九三進德修業至是欲及時爾故進則无咎不然四近君多懼安得无咎易傳曰聖人之動无不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爲委吏乘田矣豈捨正道而爲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爲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於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爲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爲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爲邪也故言非爲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易說

新安朱氏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本義○或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

其後郤錯雜說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郤說進德修業知至至之荅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修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郤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進德修業乾乾夕惕恐懼到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脚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知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郤淺淵是深處那个不可測下

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這處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牧野之時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无位做不徹亦不失爲潛龍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滚將去聖人只隨它恁地去看道理如何在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在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上下无常非爲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並錄語

東萊呂氏曰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

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易說○又曰進德修業所以言於九三何也蓋九三乾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爲安決无進益之理紀聞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易傳○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錄○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錄○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一章止爲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上者卻上去本在下者卻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並易說○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蒙

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蕭山語錄

白雲郭氏曰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盍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於上應之於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變之二成巽下有伏震巽風震雷同聲相應也二動之五成兌下有伏坎兌澤坎水同氣相求也五之二兌澤流坎水流濕也二之五離火見離燥卦火就燥也五變來之二二有伏震雲從龍也二巽往之五五兌成虎風從虎也九五中正而居天位聖人作也二震爲萬物離目爲覩萬物覩也九五變六六本乎地故親下而見二九二應五九本乎天故親上而見五易傳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易傳○又坎離天地之中圖曰坎離天地之中乾坤天地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離爲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

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爲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圖說

新安朱氏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本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卻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覩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濕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无一聲之不相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无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覩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易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爲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居上處極貴而失尊位无位也王弼謂初上无位誤也三變成坤坤爲衆民也三不變高而无民也賢人九三剛正也不變以應之賢人在下位而上无輔也故動則有悔貴高而盈亢則窮也爻辭曰大人文言曰聖人聖人有大之極而不爲其大大而化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本義○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先生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語錄

東萊呂氏曰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絶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无位无民无輔則皆不可用易无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易說○上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元龍有悔窮之災也　元用九天下治也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修業也○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

至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爲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易說○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九五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九二正位於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下也曰下言微也如有鰥在下也前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行事興事造業大有爲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時也潛龍勿用時在下也見龍在田時可止也舍止也井初六爲九五舍之與此象異二陽方進而未泰故可舍止音茇舍之舍九二變遯艮有止意終日乾乾進而行事之時非乾乾不能堪其事巽行事也或躍在淵上下進退无常自試時也飛龍在天在上而致治時也亢龍有悔陽窮於九陰窮於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知變窮之災也天災曰災數極時也玄有三統九會陽以九終以極數也然天人有交勝之理故有悔天德不可爲首用九不見其首則不過不過中也六位得中天下治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時舍言未爲時用也○自試未遽有爲姑試其可○上治居上以治下○天下治言乾元用九見

與它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本義

東萊呂氏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无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无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易說○又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爲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紀聞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元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化之○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德矣○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爲已有也若由思慮勉

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於大以成性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元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元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元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易說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 並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九五七者咸在故爲一也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是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莫有留礙者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大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矣○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傳曰言乾之義也乾伏坤見陽氣潛藏故曰潛龍勿用坤文離明德施之普光于天下人文明也故曰見龍在田三陽方行亦與之行故終日乾乾行不息也周公繼日待旦之時乎四人位五天位離人之

天水火相息乾道革矣故曰或躍在淵天不可階而升也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者成性躋聖也張載曰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曰飛龍在天元龍有悔上極也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偕極則窮故有悔也六九相變天地之道不可違之則也乾元始也於其始也用九其終不過矣以其不可過也故曰天則見天則則知中道乃固然之理非人能爲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下文明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與時偕行時當然也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乃見天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本義○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語錄

東萊呂氏曰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元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特發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並易說○又曰程傳言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於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乾者蓋梏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

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自凡入聖也非一躍豈能變革乎○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无首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本未嘗爲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爲首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紀聞○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无首處耻課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凡言大者无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歟觀物篇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並易傳○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呂與叔東見錄○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无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也楊遵録

横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貞解情利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有大故元亨而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於乾元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並易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一作曰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爲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之爲乾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考乾之象則六爻不齊能盡乾之義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見乎九五所以取象於飛龍也必也考論其精微則七者咸在也蓋陽德爲剛乾德爲健以位則中以才則正上下无異體故謂之純内外元偏係故謂之粹它卦莫能與之同故謂之精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元者乾之始剛反而動亨在其中矣利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也動而生物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貞也貞正也始則亨亨則利利則貞在其中諸卦言利者指事而言之利於此或不利於彼乾始萬物資之天下之大无不蒙其利者不言所利則其利大矣故謂之元元又訓大故也夫子欲言乾道之大其辭有不能盡者故曰大哉乾乎乾總言之則剛不撓也健不息也健者積剛而成也悉數之則中正而不倚也純全而粹美也一三五正也二五中也中而正者其九五乎八卦皆純也純而粹者其重乾乎故太玄準之以睟其首辭曰陽氣袀睟清明道至於純粹无以復加矣而六者皆原於一一者何乾始也天地之一本萬物之一源精之又精剛健中正純粹自此而出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傳曰精謂六者之精極也以一言該之曰正正者乾之性也六爻發越揮散旁通於諸卦被於三百八十四爻无往而不利者乾之情也情變動也性不變者也時乘六龍者以御天而行也雲行雨施者天下平均也二者體元亨也元亨則利貞在其中矣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則萬物各正其性命矣鄭康成

本作情性易傳○又曰乾爲美又爲嘉嘉美之至也乾坤合德乃有是象叢說

新安朱氏曰乾元始則必亨理勢然也利貞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旁通猶言曲盡時乘言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本義○乾元者

始而亨一段元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來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爲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无所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問太極圖中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先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

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是說本體○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故但說利貞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卻夾雜些陰柔所以卻說純粹精○又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爻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无柔不得中正先生常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

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卻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又曰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又曰四端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並語録）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於外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顔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顔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顔子則術正也（並易說）○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不可拔也成德者時乘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與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君子積善成德以其成德行之爲行日可見於外而不可掩者行也九二是也隱之爲言隱伏而未見於世行而其德未成是以弗用張載曰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易傳）

新安朱氏曰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本義）○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又問此只

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語錄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此漆雕開所以不仕歟己丑課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易說○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中庸解

兼山郭氏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彙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學聚問辯寬居之者期於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行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爲九二之事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正其始二益之而說學以聚之也聚者升而上也兌爲口問以辯之也二動中虛虛則有容寬以居之也動而以巽行仁以行之也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二與五應有君德也是以言行如上云易傳

新安朱氏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本義○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上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語錄

東萊呂氏曰學聚問辯而又曰寛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迫則失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健而无息之謂乾若以德施既普爲足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也（並紀聞）又曰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寛居仁行修業也聖人兩字當看（己丑課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内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則人也故因時而惕進德修業之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天爲君在田爲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爲危懼之地（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九四以剛乘剛而不中過乎剛也二爲田九三居下位之上雖上不在天而下已離田動則危且有咎故乾乾不息因其可危之時而惕則雖危无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剛謂陽爻陽位（本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

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或躍在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乾道之革也是以進不安於進退不安於退處不安於處故疑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爲中正之君下不爲同德之臣中非興事造業之任故於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必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進而之五則中不在人可懼之地也故疑而未決上下進退不必於處是以无咎九三之惕九四之疑可謂能用九矣雖重剛不中何患於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本義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康節先生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並劉絢師訓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呂與叔録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易傳○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游氏拾遺○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浩然无閒一作害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惠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體能无方體然後能无我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已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爲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唯已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爻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皐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爲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爲聖如禹之德斯可謂

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爲己任規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吾无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眞仲尼須自覺有殊在它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爲賢於仲尼者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爲心常以聖人之規模爲己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隙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孔子釋飛龍而明之以四合何也蓋在天地則合德在日月則合明在四時則合序在鬼神則合其吉凶雖四者之間各有所合而終无所留究其道則无不周考其迹則无可繫此莊子所謂反一无迹者也反一无迹惟飛龍能盡之不然釋飛龍何與於四合者也（易說）○又曰嘗讀易至於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孔子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言誠者事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言誠之者之事也（中庸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浩然圖）

和靖尹氏曰寬問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云云有說此只是乾元九五之大人又云此只是說卦體如此答曰非也此說大人所以爲大者以與天地日月合其道也伊川曰合其道蓋爲此若不知其道合箇甚底天地且就上著箇德字日月亦然不可日月却言德也蓋

且就上著一字形容只是要合其道令學者有下手處寬又問或謂此九五之大人非學之所能及何也曰聖人立言本爲要學也至如誠敬若馴致之其至也非大人而何寬又問大人與聖人同否曰大以其大聖以其聖而言聖謂不可窺測若孟子說得甚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也者蓋妙萬物爲言非謂別有神人也只是聖人如今之俗語曰如聖會聖蓋孟子所謂不可知者乃形容聖之語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下至大也非有大德者不能有天下惟有大德故其德有容无私於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於照臨其序有常无私於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於賞罰是以能同於天而无相違之道況於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繫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爲大禹皆九五之大人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道者循萬物之理而行其所无事者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意爲之哉大人其道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故順至理而推行之先後天而弗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者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是以九五利見大人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

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本義○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雞伏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閒常養雞時舉時爲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

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爲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或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无間譬如朋友忘形行路之際或我在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並无形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並語錄

元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爲元至於元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元也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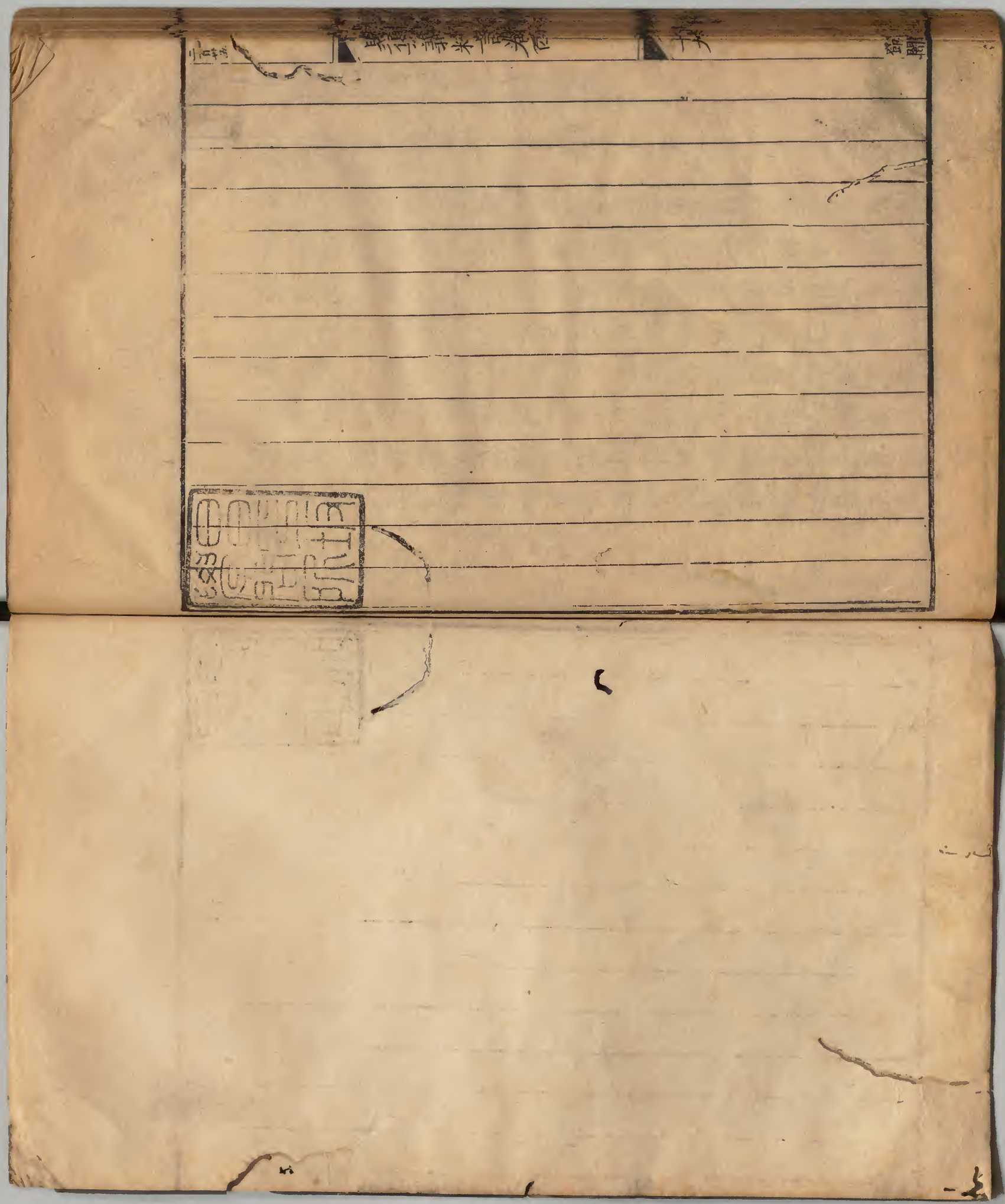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爲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爲元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於四五者蓋其道難以一義盡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元者處極而不知反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元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兩言之前曰大人此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无不通矣此大而化之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所以動而有悔也○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本義○王肅本兩箇其唯聖人乎一作其唯愚人乎此必是他自改所以亂說○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无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絶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並錄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